

一个初涉世事少年的惊鸿一瞥

北纬之痕

The Gap in Northern latitude

纯美少年的生活碎片处女大作
引领青春文学阅读新风尚

王一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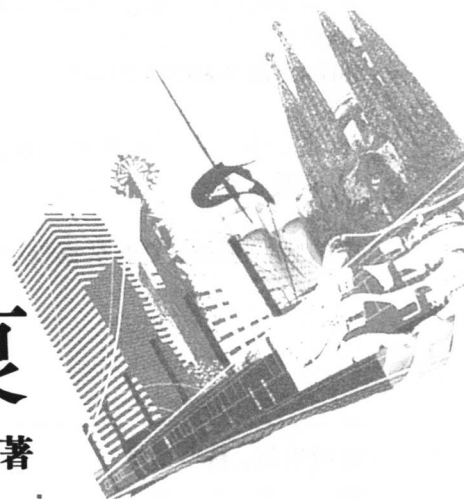
灿烂疼痛的年华，如空灵的文字般滑落于十指之间！
青春与梦幻，华美与忧伤，也许当你终于有一天惊醒发觉它的存在之时，
它已开始慢慢的消失在飘着薄雾的空气之中，仿佛从来未曾出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纬之痕

王一苇著

The Gap in
Northern latitud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纬之痕 / 王一苇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228-277-3

I.北... II.一... III.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832 号

北纬之痕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王一苇

责任编辑: 陈黎明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内文排版: 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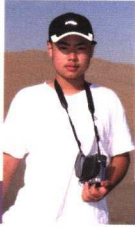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277-3

定 价: 2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一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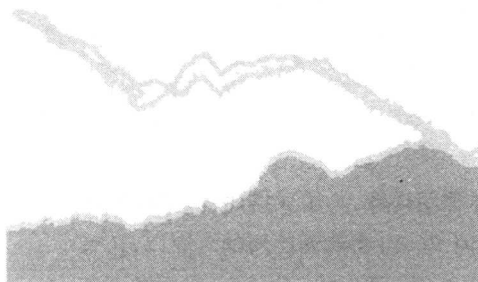
男，17岁。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一学生。信奉自由与宽容，痛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偏好中庸主义。喜怒无常，偶尔大彻大悟。丰腴却不失为天天向上的好少年。不愿被人称作特立独行者，甘愿生活在烟火人间。

现实中逢场作戏似地参加体育活动，“爱好足球，篮球次之”。当然，业余时间里也喜好阅读。自认为荒诞主义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语言才是新世纪的王道，爱好远古时代胡言乱语者留下的只言片语。此外，纯电脑制作爱好者，演说家。英语涉猎不深，勉强能和外国友人交流。在不同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受父母影响颇深，幻想通过一己之力创造世界大同。知不可得，唯有安慰自己，还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The Gap in
Northern latitude





自 序

一些年以前，有位挂着老花眼睛的学者艰难地挪动了自己臃肿的身躯，把钢笔搁置在了嘎吱作响的写字台上。“地球不过是那些大恒星在饕餮聚餐过后，酒足饭饱之时，排泄出的废物罢了。”

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或许会意味深长地看看门口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排水管道和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小贩们。那窗上的玻璃采制于梵帝冈一座无人问津的教堂里。

也许有拾荒者欢快地唱起歌来：

先知们生活在爱琴海滨。

我无从知道那个时代的萧条或者是繁盛。一切看起来都存在着不可名状的秩序，那么井然。

他一定把自己认识到的地球范围精简了一番又一番，于是乎，希腊来了，罗马来了，中国也在笔下繁衍开了去。

那是北方的疆土。

北方几乎包括了一切文明的兴衰和历史的沧桑。

北方是北斗七星的方向。

北方的土地上腐烂的黄沙，说不清是烈士的遗骸还是嫠妇的悲哀。

鲜血哺育了北面的豪爽和粗犷。

所以也许当所有的荣辱尽皆变成残碑被磨去，我们能拥有的也只有北方了。

有人走过，就会有痕迹。所谓的痕迹不仅仅是脚印和遗物，更是一种气息。

西方有古谚云：“韶光之间，世界如一方手帕。”

那若如此，我们便真不应当在本来就洁净的土地上留下些鼻涕般的污浊物。扯远了。

还是看看标题。北纬三十度的地方，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撒哈拉沙漠、金字塔、百慕大、中国的三大火炉、尼罗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还有神农架……这一条环形的线几乎囊括了半个多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艺术所遗留下的鬼魅魍魉。

呐喊是不平则鸣的唯一表示。痕迹是浅浅渗入的有效办法。所以文人骚客，莫不以遗留下一点记号为至高无上的荣誉。

若死亡降临了呢？便也是一种华丽的终结了吧。我很欣赏在死亡之后斤依旧留有痕迹的地方，就如同沙滩上的一块坚硬的石头一般，不会被任何一次海浪轰打得没有痕迹。那些声势宏大的泡沫到最后全部退去，只流下几点残渣。而坚硬的礁石被冲刷得光滑的沙滩映衬着，更显示出它的卓尔不群。

从另一种事物入手，就如同深渊和平原。深渊里也许有神秘的火种，更可能是四平八稳的虚空。而平原可以让人舒适安稳地度过生命的二十四分之七。

安第斯的平原啊，等到鞋破了，就一直通到中国。

虚空能酝酿人对于它的恐惧，更能激发人的求知精神。而狭隘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区别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却荡然无存。所以在虚空中能诞生人类的脊骨，人类的精神。

随便想想的。学校有个社团，叫西溪水。似乎我们年级某些同学坚决抵制它，认为是腐败而堕落的官僚机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欣赏这个社团的宣传：

有人说，芦苇学会思考的时候，上帝就笑了。

正如“纵一苇之所如”那样，我世俗地搬弄了达摩的是非，盗用了他的御座，还望见谅。

仁。

我不把自己的血肉加上只言片语称为思考。我只能说是臆想。当某个细微到不能再分的点能勾起某个读者觥酬交错的神经中一丝痉挛，那就达到它的目的了。凡是好的文字，无不是勾起人们对时世变迁的感怀或者对离别的惆怅。

恍如隔世了吗？饮一杯掺了水的杜康吧。

二、文章的关系

我写的东西几乎都不是太完整。一本惊世之作的开头写道：最好的书永远是在脑海中酝酿着的。

本雅明不仅仅是一个会写语录和条约的人。在他看来，所有的书都不是完整的。那样才具有残缺的美。所有美满或者悲剧的色彩放在结局里都是矫情做作。我不知道在现代大师的眼睛里莎士比亚的悲情为什么能让人动容。大概那个时代的西欧正从黑色的中世纪里恢复，需要真情实感。而现代人对于自己肆无忌惮的脑电波简直太宽容，于是真情被人嘲笑，而太过于直接和坦诚反而让人反感。

时间改变了许多。

《狼子豪》是一个半虚构的故事。我幻想前半段发生在现实，而后面的故事则发生在了将来。也许这样会让人精神错乱，但我要提醒你们的是：所有人都是个体。他们都有个性，所谓标新立异不仅仅是白痴。

《白兰花》来源于高楼大厦，玻璃世界中一个细微的感动。自然的精华冲击了现代的文明。

《地板》是我不太满意的东西。主要是因为读到后来人物关系已经不能由我控制了，他们在纸上自由游走，却最终被北纬的高楼所束缚。

《沙城》是我断断续续加如了许多个人感觉写的篇目。

《鼠鼠鼠》显得不符合时代特征，太过冗长。快餐小说都只有一千个字，故事内容却是比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要宏大的小说。看看现代科技的发展程度，以后会专门发明出一个“真理司”，来负责维修小说机器。而小说机器可以在一天内将色诺芬的《长征记》改写十多次，还可以依据品位高低生产出各种仇杀、暴力、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资料。价格实惠，买一送一，人物名称保证不会雷同。

《婴儿房》的东西是改革开放的某一年的事情。也许你现在还可以探访吴淞卫生所的旧址，可惜我自忖距离上海甚近，却也没有去过那个金碧辉煌的房间。

《亡》是文章。是回忆。

《止水》其实是为了某个未圆的武侠梦而写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我写的不是诗经,也达不到孔老先生的内涵。但看看还是可以攫掠到曾经的一些感动。

文章基本是初二一年写的,良莠不齐。但是面包会有的,牛肉也会有的。老练的笔法也是要磨练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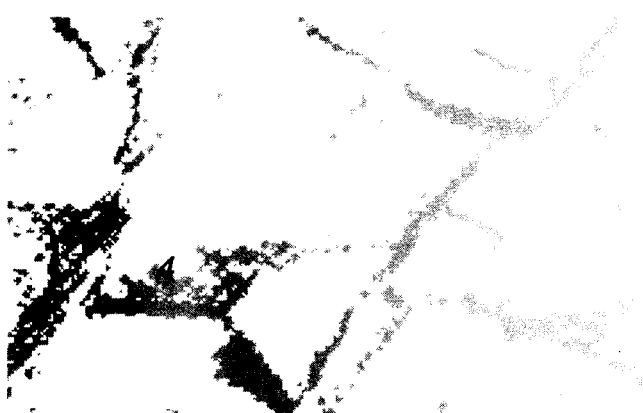
游记也仅仅是填字数。出去游玩仅仅是走马观花,在此不进行赘述了。

甚矣。

王一苇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八日

农历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





目 录

自序

卷一：幻想中的洗澡盆 (1)

- 一、白兰花 (3)
- 二、地板 (7)
- 三、狼子豪 (33)
- 四、沙城 (44)
- 五、鼠鼠鼠 (58)
- 六、婴儿房 (136)
- 七、止水 (142)
- 八、亡 (157)

卷二：现实的垃圾桶 (163)

- 一、朝圣 (165)
- 二、车祸,又是车祸 (168)
- 三、表哥 (173)
- 四、归者无路 (177)
- 五、惊蛰的黄昏 (180)
- 六、净含量 (181)
- 七、路 (183)
- 八、马刺 (186)
- 九、走台阶 (192)
- 十、无题 (195)
- 十一、攒毒,已经三年 (197)
- 十二、世故初通 (199)

卷三：诺亚方舟旁的独木筏 (201)

- 一、香港 (203)
- 二、挑夫 (205)
- 三、一个人的澳洲 (207)

四、入川小记	(216)
五、苏俄默札	(219)
六、远踏回疆	(223)
 卷四、革命者的绝命书	(225)
一、操场	(227)
二、豆板酱	(229)
三、麦克摩诘	(231)
四、抹布	(232)
五、七楼	(233)
六、山中晾衣架	(234)
七、石英	(238)
八、瓦	(239)
九、文学的世界	(240)
十、无期徒刑	(242)
十一、新生活	(243)
十二、一条街	(244)
十三、宗教	(245)
 跋	(246)

The Gap In Northern Latitude

卷一：幻想中的澡盆

溯源

出生于子宫中

北纬之痕

万物都是一种语言的词汇 /
某人或某物用它们夜以继日地 /
写下那无尽的语言吃语 /
这就是世界的历史。在这样的涂稿里 /

白兰花

油腻的下水道里面生活着一种类似蛙人的生物。

不，不太确切，因为蛙人它们是没有文明可言的。而生活在排泄管中的蛙人已经洞悉一切潜在的与已经被发现的人类科技文明。甚至可以说，他们还要高明。



蛙人（我们现在姑且把他们叫弗兰）在日日夜夜窥视这个圆形的地球。纵然他们的科技已经登峰造极达到巅峰，他们也只存在单向思维。换句话说，他们是老实和沉默的象征。一个弗兰如果接受到了一条信息那他就成为命令的拥趸。他们没有金钱的欲望，更没有征服的野心。背叛等词语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思议。同样的，他们不会逆向思维，而是一棵树上吊死。

弗兰已经和携带瘟疫的老鼠一样杂居了起来。他们用人所不知的方式沟通，来发展自身的科技。这对于他们是唯一的目的，更是生活的全部。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奴仆。若某天有人看见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驯服他们的机会。

可惜人们怎么也发现不了他们，他们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固定在猛犸象的数量级。其实最主要的是人们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周围有这么一种莫名其妙的物体。

周末的狂欢过后，一只弗兰迷失了路。他的所有伙伴们正用自己的方式观看千载难逢的滑稽戏。可以说，他们是找得到那只弗兰的，只不过没有人冒出引导他回到正轨这个新奇的想法。看着同伴接连碰壁而走投无路无疑是十分有趣的游戏。

那只弗兰开始移动了。它先是在泥泞而肮脏的管道里蠕动。这样过了好多天，他突然想到了自己手头有合适的工具。那是类似我们的手机的勘探工具，不同的是它可以辨别出相对于弗兰的危险区域。

那只弗兰沿着油腻的钢铁管壁把那个勘探工具贴在上面。于是它就开始滴叫。对于没有危险的区域，那只仪器上会显示出鲜艳生动的色彩。反之，则会显

示出灰白的色彩。这很形象。

不知道他在黑暗里摸索了多久。

他只记得在一个嘈杂的日子里，他发现自己的仪器响了起来。出现的是清晰的红色。那种坚定的明亮的色彩使他笃信不已。于是他顺着一个窰井盖来到了烟尘蔽日的地面上。

他在一个低矮的木棚里发现了一些手脚乌黑的男子。他们的耳朵上夹着烟，额上挂着奇形怪状的被熏黑了的灯。他们笑呵呵的，这令他非常欣慰。想来自己没有见过真正的人类，这回终于接触到了这群和蔼可亲的生灵。

弗兰出门的时候，想到晚上再来拜访他们。其中一个男子兴奋地指了指一个歪斜的洞穴，说明天再来也不迟。说完还在弗兰手上放了一块漆黑的矿石。

弗兰走上了一座小山包，看见乱石堆边的空地上停了四辆锃亮的车，那四个套着橡胶的铁环足有一个人那么高。弗兰觉得这比古代的战马还剽悍。它们的名字叫悍马。

等他晚上再来的时候，这个区域已经被狭长的塑料纸封了起来。远方还有几个戴着帽的灰衣男子在大声呵斥。这次他听懂了，他们在叫：“回避！回避！闲人莫入。”

他失望地走了。

4 他觉得自己的前途还是在那个生死未卜的管道里。他又重新蜷缩在了那里。过了几天，他重新看见了自己的检测仪器发光。它闪烁出了奇异的金色光芒。

他重新回到了地面上。这是一个小镇，几个小孩正步履蹒跚地在空旷的大街上。他们看见了弗兰，都好奇地围了过来打量着他。几个还学着乞丐的样子伸手要钱。弗兰被逗乐了，他转身去取兜中的糖果，转过身看见了那么多调皮的孩子们向着他做着各种鬼脸。

孩子们叫道：“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他们的外婆出来了，呵斥着如同鸟雀一样的小孩。他们一哄而散。

弗兰看见外婆们饱经沧桑的焦黄的额头，还有她们染过色的金黄以及金黄色中带黑的头发。

小孩们无法掩饰的呆滞的目光。

他们面如土色地走了。

弗兰感到了无趣。

他重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狭长空间里。

不知道爬了多少时间。他所见的风景如画的地方无不在显示器上被标识

成了灰色。

终于在沉睡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他心有不甘地走出了这个囚笼。他不明白这个高科技的产物为什么这么对人类社会存有戒心。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出了管道他才发现自己在一个摩登的社会里。车水马龙的街道在自己的身旁，而他就身处中间。

灯火辉煌的大厦。旋转门里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他蹲在路边那么久，看见的是进进出出的淡妆浓抹的现代人和目不斜视、大腹便便的商人。自己在这里简直格格不入。

他走到金碧辉煌的拐角，深深吸了口气，正准备冲进这个不共戴天的楼层，阴暗的角落却响起了淡淡的问讯：“白兰花要吗？白兰花。”有一阵香气袭来，白色的瓣，黄色的蕊，仿佛是夜晚幽幽的笛声。

一个老太婆，嘿嘿笑着，把干瘪的手掌伸了出来。她肆无忌惮地露出了自己空洞的门牙。

她看得见自己？

弗兰仿佛回到了一个时代，人人都穿蓝色布衣，脚踏布鞋。

恍惚之间，他看见了砖块和玻璃构建起来的和谐世界。

他回到隔离带的时候胸前飘着清香，那是白色的兰花。

他发现自己的探测仪在口袋里叫着，闪烁出同样鲜艳的银色光芒。

扬起的毒气不能覆盖什么原始的植株，他的世界豁然开朗。

突然他想干点什么事情。

扭动自己的头颈。

他转过头去，看见虔诚的老太婆正双手合十喃喃着什么，仿佛在哀悼自己消逝的花样年华。

弗兰的世界不存在逆向性，因此他想不到自己怎么找到过去的出口。他又在油腻的管道里爬了许久，胸口的花朵也渐渐地凋谢了。他默默等待了很久，连探测仪也遍布铁锈。

结果他真的想到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了。

他倒着向自己的出发点爬，他的勘探仪在抗议什么，垂死挣扎，终于，它彻底瘫痪了。

他没有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而吃惊，包括他的同伴们都没有目瞪口呆。事实

上,他们已经是虚无缥缈的沙砾了。

当那只弗兰到达他们聚居的那片区域时,几乎所有的弗兰们都被杀戮了。他看见的只是焦黑的,烟雾缭绕的荒芜的土地。

于是他坐在了这里,思考着一个从没想过的问题:“我要干什么?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寝食难安。他坐以待毙。

他沉寂在这里,好像千百年来被塑封的雕像一样。

到了某个日子,他惊奇地被一声鸟鸣所唤醒。遍顾四周,只有肥沃的土地。上面盛开了沾满露水的花朵。

他知道当一个个体脱离种群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迟钝以及怪异。他徘徊在混沌和开明的交叉路口,心中无止息地回想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渐渐地都被时间所筛选光了。耳边只存在有一个呼喊的声音:“白兰花要吗?白兰花……”

弗兰(现在是独一无二的了)迷茫地走向肥沃的土地,别在胸前的花朵被风吹作粉末,消散在了空气中,他不管这些,而是用自己的肌肉撑起简单的世界。

他走过的地方,开出了花,它们闪烁着奇异的芬芳。

6

荡然无存的是神明的庇护和孩童的哭泣。偶尔夹杂着男子的血汗。不同的是若干年后这个世界将被一群头脑简单的生物掌控,寂寞地劳作之后他们会揩汗,但不会交流。

皎洁的月光洒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开始酝酿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们在最浓稠的夜色里低吟,只吐露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白兰花……白兰花……”

肤浅的时代,是真正属于他们的。

开始了。

弥漫在四周的是他们的祖先留下的沁人心脾的香。

地板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看似平凡的世界背后有着多么错综复杂的故事。

但别认为我全信相信这个“温柔的陷阱”。

说不定我将被引导向深渊。

我抉择了许久，最终还是向物质妥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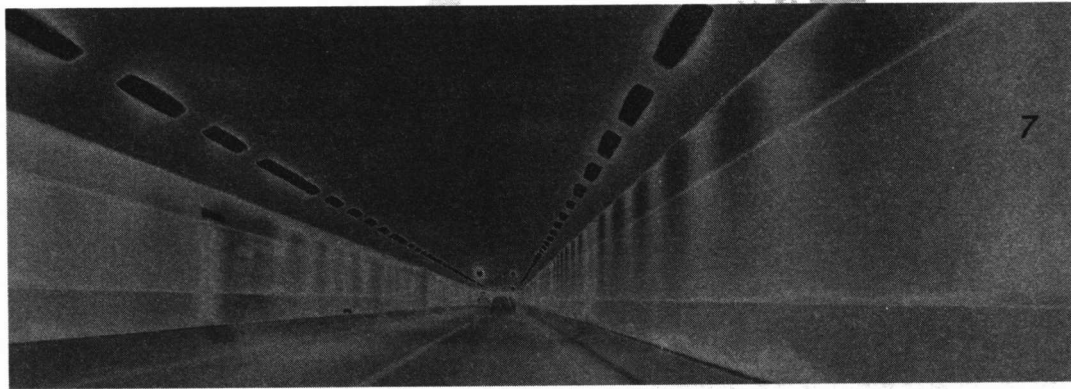
走的时候他犹豫了许久，终于编织着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望着摸起的地平线，发觉它比重暮老人的背脊更驼。

我居然有一个机会可以继承一处房产，这难道不是美丽而梦幻的吗？

不管这是不是一个骗局，我都必须尝试。

——这是传说中的心理活动描写



有个叫穆勒的日耳曼民族后裔，生活在远东。他赤脚坐在地板上，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沿着有棱有角的面庞淌下来。它们并没有遇到胡须的阻力。显然，保持脸部清洁是这个民族一贯的严谨作风。虽然他的身体上萦绕着流淌了十八年的血液，不过此刻他厚实的嘴唇并不急于张开。他在中国，那个言语艰深的异邦，神秘而深邃的世界里，他恐怕只能用这么一种原始而朴实的方式保持自身的平衡。

窗外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水马龙的街道。